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主办

主编 / 童庆炳  
副主编 / 王一川

郭英德  
马新国  
李春青 (常务)

# 文学理论

Literary Theory

学刊 3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主办

主 编 / 童庆炳

副主编 / 王一川

郭英德

马新国

李春青(常务)



第 3 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理论学刊 . 第 3 辑 / 童庆炳主编 .—北京：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9  
ISBN 7-303-03159-6

I . 文… II . 童… III . 文学理论 - 理论研究 - 从  
刊 IV . 10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0800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出版人：赖德胜

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 × 980mm 1/16 印张：20 字数：295 千字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 000 定价：26.00 元

**主 编** 童庆炳  
**副主编** 王一川 郭英德 马新国  
              李春青 (常务)  
**编 委** 马新国 王一川 许 明  
              刘象愚 张少康 张 健  
              张海明 吴元迈 李衍柱  
              李春青 程正民 罗 钢  
              畅广元 胡经之 饶芃子  
              钱中文 陶东风 黄卓越  
              郭英德 童庆炳  
              Michelle Yeh (奚密)  
              Richard Lynn (林理璋)

# 目 录

---

## 论司空图的生平思想及其诗歌创作

- 兼谈《二十四诗品》的真伪问题 ..... 张少康 (1)  
汉儒的意识形态建构与汉代诗学的基本精神 ... 李春青 (34)

## 反思文化研究：群体性的限度及其他 .....

黄卓越 (78)

## 局域与散逸 .....

屠友祥 (91)

## 卢那察尔斯基文艺批评的文体特征 .....

程正民 (117)

## 卢那察尔斯基批评中隐含的道德立场 .....

王志耕 (131)

## 试论《手稿》的实践品格和哲学观念的矛盾

..... 庆志远 刘 谦 (145)

## “文艺服从于政治”的合法化思考

——《讲话》的文化修辞学研究 .....

魏鹏举 (153)

## 现代解诗学与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史论建构

——论孙玉石新诗研究的理论维度 .....

张桃洲 (170)

解读胡适的“十字纲领”

- 兼论文学和语言的互动影响 ..... 吴晓峰 (187)

在规范中走向创造的境界

- 我看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 ..... 王一川 (209)

**博士论文精选**

六朝文体意识探微

- 体类与体貌的悖论 ..... 贾奋然 (222)

“症候阅读”:金圣叹“独恶宋江”与“腰斩”

- 新论 ..... 吴子林 (248)

中国文化精神的呈现状态

- 论宗白华的“气韵”论 ..... 胡继华 (265)

在合法性危机的背后

- 如何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  
..... 赵 勇 (289)

# 论司空图的生平思想 及其诗歌创作

## ——兼谈《二十四诗品》的真伪问题

张少康

**[文章摘要]** 司空图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诗人。在他二十余年的隐居生活中，作为生命支柱的主要有三方面：释老思想、诗歌艺术、山水景物。他的诗具有“澄澹精致”的特点。从其诗中的惯用词语和《二十四诗品》比较来看，应是出于同一人之手。

**[关键词]** 司空图 《二十四诗品》 诗

**[作者简介]** 张少康，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司空图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和诗论家，特别是他的《二十四诗品》，最为出名，历来受到高度评价。前几年，陈尚君、汪涌豪先生《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一文中提出《二十四诗品》非司空图所作，其后，学术界对此颇多争议，从目前研究的状况和提供的材料来看，

其真伪问题尚难作出肯定的结论，只能存疑，以待进一步的研究。为了从更广阔的角度来探讨此一问题，需要从各方面加强对司空图的研究，特别是要对司空图的生平思想和诗歌创作作更详细的分析。本文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而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探讨司空图写作《二十四诗品》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不可能最终确定《二十四诗品》的真伪，但是对我们深入理解司空图的诗歌创作和诗学思想，仍然是非常必要的。

司空图，字表圣，生于公元837年，卒于908年。其《乙巳岁愚春秋四十九，辞疾拜章，将免左掖，重阳独登上方》一诗可知其生于唐文宗开成二年，即837年。又其《乙丑人日》一诗云：“自怪扶持七十身。”乙丑为905年，则他的生年为836年。据《休休亭记》云：“自开成丁巳岁七月距今以是岁是月作是歌，亦乐天作传之年六十七。”可知此诗云七十为约数，时实为六十九岁。《新唐书》本传云：“哀帝弑，图闻不食而卒，年七十二。”故知其卒年为908。祖籍泗水（今安徽泗县），故司空图自称：“泗水司空图。”（《书屏记》）“泗水司空氏。”（《月下留丹灶序》）王禹偁《五代史阙文》云：“图，字表圣，自言泗州人，有俊才。”泗水，唐属泗水郡，天宝时改为临淮郡，乾元时复改为泗水。《资治通鉴》卷265谓：“图，临淮人也。”此是对的，而《新唐书》、《唐诗纪事》云“河中虞乡人”，不妥，虞乡当是其寓居之地（详下）<sup>①</sup>。

据《旧唐书·司空图传》记载，司空图的曾祖为司空遂，曾为密县令。祖父司空彖，曾为水部郎中（属工部）。父亲司空舆，据《书屏记》，会昌二年（842）曾为江西观察使裴休幕府从事，在钟陵，即洪州，现南昌县。后“徵拜侍御史”（属侍御台，从六品下，行监察职），“退居中条”，此当在会昌年间。据司空图《山居记》云：“中条蹴蒲津，东顾拒虞乡才百里，亦犹人之秀发，必见于眉宇之间，故五峰頽然为其冠珥，是蹊蔚然涵其浓英之气，左右函洛，乃涤烦清赏

<sup>①</sup> 台湾罗联添先生著有《唐司空图事迹系年》一文，载《大陆杂志》第三十九卷第十一期，考订甚详，本文多所参阅，不另说明。

之境。会昌中，诏毁佛宫，因为我所有。谷之名，本以王官废垒在其侧，今司空氏易之为祯陵蹊，亦曰祯贻云。”司空图之父当于此时在中条山王官谷建王官别业。又据新旧《唐书》，大中初（847）户部侍郎卢宏正为盐铁使，奏举舆为安邑解县两池榷盐使，检校司封郎中（属吏部，从五品上）。按：安邑、解县均在虞乡附近，解县贞观间曾并入虞乡，后又复置。两地均有盐池。后来，司空舆又入朝为司门员外郎（属刑部，从六品上），迁户部郎中（正五品上），卒。可见，司空图出身于一个世代宦官家庭，幼年时曾随其父南下江西，后定居于河中虞乡，并在王官谷有别墅。图之为人及其思想颇受乃父影响，对李唐王朝忠贞尽职，但也有避世隐居之意，故在中条山王官谷购置别业，这点我们下面还要讲到。司空图父亲喜欢书法，早年受知于裴休，即是从书法结缘的，后来又得到忻州李戎所赠送的唐代著名书法家徐浩真迹一屏，共四十二幅，“所题多《文选》五言，‘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十数字，或草或隶，尤为精绝。”常常“清旦披玩，殆废寝食”，并且告诫司空图云：“‘正长诗英（王贊，字正长，“朔风”联见其《杂诗》），吏部（徐浩曾为吏部侍郎）笔力，逸气相资，奇功无迹，儒家之宝，莫踰此屏也。’”（《书屏记》）《宣和书谱》卷九记载司空图亦为唐代著名的行书家，并记载此事，还说：“图后为之志曰：‘人之格状或峻，则其心必劲，视其笔迹可以见其人。’（按：所引图语见《书屏记》，与原文略有差异。）于是知图之于书非浅浅者。及观其《赠辩光草书歌》，于行书尤妙知笔意。史复称其志节凛凛与秋霜争严，考其书抑又足见其高致云。今御府所藏行书二：《赠辩光草书歌》、《赠辩光草书诗》。”由此可见，司空图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

## 司空图的生平思想

司空图的生平思想可以分为五个时期来分析：

### 一、由家居读书至咸通十年中进士（869年以前）

咸通十年（869），司空图三十三岁，是年中进士。在此之前，他主要是在虞乡家中读书，大中年间他父亲为安邑解县两池榷盐使，后

入朝为官，他当亦随之入京师。其父死后，大约又回到河中。唐末吏治腐败，没有人引见推荐，是很难考中的。为了求取功名，他也拜谒了一些达官贵人。咸通七年（866）他三十岁，秋天曾拜谒同州防御使王凝，并为他写了《太原王公同州修堰记》。按，王凝出任同州刺史在咸通五年（864），《旧唐书》本传：“迁中书舍人，时政不协，出为同州刺史，赐金紫。”图《唐故宣州观察使检校礼部王公行状》中也说：“相国夏侯公用为中书舍人，旋以同列或非清议，遂移疾乞免，拜同州防御使，兼御史中丞，赐金紫。”记云：“大中末，州南坏，久不能复，比岁旱蝗，关畿尤困。咸通五年，太原王公自中书舍人出牧是邦，思所以利人者，亡易于此。……七年秋愚自蒲获展贽见之礼，出次近垌，备得其事，因著篇以彰勤济之志云。”又，据《北梦琐言》、《唐才子传》、《唐诗纪事》等书记载，王凝曾为绛州刺史，司空图去谒见，《唐诗纪事》云：“会王凝自尚书郎出为绛州刺史，图以文谒之，大为凝知。”《唐才子传》亦云：“王凝初典绛州，图时方应举，自别墅到郡上谒，去。”《北梦琐言》云：“王文公凝，清修重德，冠绝当时。……曾典绛州。于时司空图侍郎方应进士举，自别墅到郡，谒见后，更不访亲知，阍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矣。或入阁访亲知，即不造郡斋，瑯琊知之，谓其专敬，愈重之。”王凝为绛州刺史或在任同州刺史前，图因得到他赏识，故在咸通七年专程往同州谒见王凝，并为其撰《太原王公同州修堰记》，希其提携。于此可见其寻求仕进之心情，颇为迫切。咸通十年（869），司空图赴京应试进士，时王凝为礼部侍郎，知贡举，此年正好是由王凝主考，他得中第四名。并曾写有《榜下》一诗：“三十功名志未伸，初将文字竞通津。春风漫折一枝桂，烟阁英雄笑杀人。”此“三十”当为大约数。又有《省试》一诗云：“粉闌深锁唱同人，正是终南雪霁春。闲系长安千匹马，今朝似减六街尘。”中进士后虽未得官，但他的心情还是很兴奋、很得意的。《旧唐书·司空图传》云：“图咸通十年登进士第，主司王凝于进士中尤奇之。”《北梦琐言》卷三云：“王文公凝……知举日，司空图一捷列第四人。登科同年讶其名姓，甚暗成事太速，有鄙薄者号为司徒空。瑯琊知有此说，因召一榜门生，开筵宣言于众曰：‘某叨忝’”。

文柄，今年榜帖，全为司空先辈一人而已。”由是声名益振。”又，《唐诗纪事》谓王凝“入知制诰，迁中书舍人，知贡举，擢图上第。”不确，王凝为中书舍人在咸通五年任同州刺史前。司空图现存文集中有《与惠生书》一文，前云：“某贅于天地间，三十三年矣。”故知写于中进士这一年，其中非常清楚地阐述了他对时政的看法和他自己的态度。晚唐是李唐王朝的没落、崩溃时期，外族入侵，藩镇割据，战乱频繁，民不聊生。朝廷内部党争不断，宦官专权，吏治腐败，卖官鬻爵，上上下下，贿赂成风。灾荒遍地，赋税繁重，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司空图对晚唐社会的这种现实有很清醒的认识，他在《将儒》一文中就说过：“嗟乎！道之不可振也，久矣。儒失其柄，武玩其威，吾道益孤。”他对末世的危亡有深切的感受，并且有济时救世的雄心壮志。在这封《与惠生书》中，他说自己在“便文之外，往往探治乱之本”，“壮心未决，俛仰人群”，“顾修本讨源，然后次第及于济时之机也”。他认为从唐虞三代以来，历史经验说明了“侮儒必止，泥儒必削”，对传统的儒家思想，既不能轻视违背，也不能拘泥死守，士大夫不能有负“雅道”，“既不足以振之，而又激时之怨耳。”如果处理不当，则常常会得到“国家皆瘁而不寤”的不幸后果。他的主张是：“愚以为今欲应时之病，即莫若尚通，通不必叛道而攻利也，隘则驱之以讎己。树政之基，莫若尚法，不必任察而嗜刑也，弛则怠之以陷人。舍此二者，伊、周不能为当今之治。苟在位者有问于愚，必先存质以究实，镇浮而劝用，使天下知有所竟，而不自窘以罪时焉。”同时，他也看到积重难返，不可能挽狂澜于既倒，要根本改变这种现状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他的态度是能做多少做多少，也不必去做明知做不到的事。他说：“且一家之治，我是而未必皆行也；一国之政，我公而未必皆行也。就其间量可为而为之，当有以及于物；不可为而不为，亦足以见其心。必曰侍俟时而后济其仁，盖无心之论。夫百人并迫于水火，可皆救之，斯为幸矣。不可皆救，则将竭力救其一二。

耶?”<sup>①</sup> 这就是他早年的政治主张和处世态度。

## 二、由咸通十年中进士到广明元年黄巢起义军攻陷长安（869至880年）

这十二年是司空图真正从政为官的时期。司空图中进士后并没有得到什么官职，于是年夏天回到蒲州（即河中府）虞乡王官谷。在其《段章传》一文中说：“咸通十年吾中第，在京，……夏归蒲。”此年王凝主考后受到权豪的攻击，遂被贬为商州刺史。据《旧唐书·王凝传》云：“以礼部侍郎徵，凝性坚正，贡闹取士，拔其寒峻，而权豪请托不行，为其所怒，出为商州刺史。”司空图《唐故宣州观察使检校礼部王公行状》也有记载：“谢疾葺居华下。中外之议，谓公不使文柄，为朝廷阙政，竟拜礼部侍郎。韦澄迈在内廷悬入相之势，其弟保殷干进，自谓殊等不疑，党附者又方据权，亦多请托。攘臂傲视，人为寒心。公显言拒绝，及榜出，沸腾，以为近朝难事。噫！仁人之勇其可力夺哉！久之，时宰竟用抗已，内不能平，遂致商於之命。”但王凝被贬为商州刺史在何时，尚待考，大约在咸通十二年间，因咸通十一年停贡举，十二年高瀛为礼部侍郎，知贡举。司空图有感于王凝提携之恩，跟随王凝去商州作幕僚。第二年为湖南观察使，《旧唐书》王凝传云：“出为商州刺史，明年检校右散骑常侍，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图王凝行状也说：“明年加检校常侍廉问湖外，理潭如商，罔不慰悦。”吴廷燮《唐方镇年表》谓王凝以咸通十三、十四年为湖南观察使。《新唐书》王凝传谓僖宗立，召凝为兵部侍郎，领盐铁转运使，当于乾符元年（874）回朝，但又“坐举非其人，以秘书监分司东都，即拜河南尹”。乾符四年（877）为宣歙观察使，“辟置幕府”，司空图应辟为从事。图《纪恩门王公宣城遗事》一文云：“上四年春以大河南王公治状宜陟，诏假礼部尚书按察宣歙池三郡。”自咸通十二年（871）至乾符四年（877），司空图是否一直跟着王凝，尚待确考，然而有可能是始终在王凝幕府。他在现存的文集中共有七

<sup>①</sup> 《与惠生书》一文，四部丛刊本与《全唐文》本，在文字上颇有出入，本文所引，择善而从。

十篇，除一首诗外，全部为文章，计六十九篇，其中就有五篇是写的王凝之事。他在《唐故宣州观察使检校礼部王公行状》末说“图忝迹门下，义服终始”，又于《纪恩门王公宣城遗事》末说“愚尝袭迹门下，受知特异”，似乎一直没有离开过王凝。王凝对司空图的影响很大，据《新唐书·王凝传》所云，凝“不阿权近，出为商州刺史。驿道所出，吏破产不能给，而州有治赋羡银，常摧直以优吏奉。凝不取，则以市马，故无横扰，人皆尉悦。”故司空图对他推崇备至。乾符五年（878）黄巢领兵经江西进入安徽进攻和州（今和县，即历阳），王凝派将支援，解历阳之围。黄巢遂怒而南下围攻宣城（宣歙观察使幕府所在地）。《旧唐书》王凝传云：“贼为梯冲之具，急攻数月，御备力殚，吏民请曰‘贼之凶势不可当，愿尚书归款退之，惧覆尚书家族。’凝曰：‘人皆有族，予岂独全，誓与此城同存亡也。’既而贼退去。”此时司空图一直在王凝幕府。这年朝廷召拜司空图为殿中侍御史（从六品下），但司空图未按时于百日内赴阙上任，遂被弹劾，左迁光禄寺主簿（从七品上，主管祭祀等），分司东都（洛阳）。司空图赴阙迟留的原因，据《新唐书》本传、《唐诗纪事》等所说，是图“不忍去凝府”，“感凝知己之恩，不忍轻离幕府”，但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一是此时正是黄巢兵围宣城，形势危急，司空图也无法离开宣城；二是据《资治通鉴》卷253，黄巢在宣城西一百五里之南陵被王凝打败，即在是年八月。《新唐书·王凝传》记载，黄巢兵攻城最激烈时，王凝已病重，黄巢兵退后，“未几，卒。”按司空图为王凝写的行状，其卒在八月七日，则黄巢兵退当在八月初。司空图之不忍离凝幕府，其缘由即此可知。

王凝死后，司空图随即赴洛阳上任，时当在秋天。其诗集中有《江行二首》，当为离宣城去洛阳时所作。其云：“地阔分吴塞，枫高映楚天。曲（一作迥）塘春雨尽，方响夜深船（《旧唐书》谓方响以铁为之，长九寸，广二寸，员上方下）。行纪添新梦，羁愁甚往年。何时京洛路，马上见人烟。”“初程风信好，迥望失津楼。日带潮声晚，烟含楚色秋。戍旗当远客，岛树转惊鸥。此去非名利，孤帆任白头。”他对这两首诗也是很欣赏的，其中两联均为他《与李生论诗书》

所引有味外味之作。宣城，春秋时属吴，后属越，战国属楚，故诗中有“吴塞”、“楚天”、“楚色”之语。诗中说到“此去非名利，孤帆任白头”，还是很希望到洛阳后能有所作为的。但是光禄寺主簿并非要职，对济时救世实在起不了什么作用，所以他在诗中颇有怅茫之感。“行纪添新梦，羁愁甚往年。”赴任有新的梦想，然而壮志难酬，不免平添无限感慨。他到洛阳后正好遇到被罢相的卢携，卢在乾符五年五月因与另一宰相郑畋在如何对待南诏的问题上发生争论，卢摔了砚台，两人均被罢相，卢被贬为太子宾客（正三品），分司东都。司空图秋天到洛阳，受到卢携的厚待。《旧唐书》图本传云：“携嘉其高节，厚礼之，尝过图舍手题于壁曰：‘姓氏司空贵，官班御史卑。老夫如且在，不用念屯奇。’”对其品德评价甚高。乾符六年十二月，因曾为卢携所推荐的高骈之部将屡破黄巢兵，遂复召卢入朝，以原相王铎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卢携入朝路过陕州、虢州，与陕虢观察使卢渥说：“司空御史高士也。公其厚礼之。”（《旧唐书》本传）卢渥即奏请司空图为其幕府宾佐。明年改为元为广明元年，卢携复为宰相，是年十月，召拜卢渥为礼部侍郎（正四品下），并召拜司空图为礼部员外郎（从六品上）。司空图有诗《感时上卢相》当写于入朝为礼部员外郎时，其诗云：“兵待皇威振，人随国步安。万方休望幸，封岳始鸣銮。”充分表达了他对卢携的尊敬感激之情，也对他实现自己济时救世的壮志有了希望。然而，此时黄巢起义军已经攻到淮北，进逼河南，十一月东都洛阳陷落。司空图又有《乱前上卢相》诗，为卢携献策，其云：“虏黠虽多变，兵骄即易乘。犹须劳斥候，勿遣大河冰。”十二月二日，黄巢兵破潼关，长安危在旦夕。五日，卢携又被罢相，贬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卢知潼关已破，遂饮药自尽而死。这天唐僖宗在左神策军中尉田令孜逼迫下，仅仅由五百神策军卫护从长安西边金光门逃出，“群臣无知者，宰相萧遘等皆不及从。”（《新唐书·田令孜传》）“文武百寮不之知，并无从行者，京城晏然。”（见《旧唐书》卷十九）此夜黄巢就进入长安，并于十六日称帝，号大齐。司空图陷落在长安城中，于此日夜写有《庚子腊月五日》一诗：“复道朝廷火，严城夜涨尘。骅骝思故第，鸕鷀失佳人。禁漏虚传点，妖

星不振辰。何当迴万乘，重睹玉京春。”说明他对时局动乱十分关心，对唐朝极其忠心，盼望唐僖宗能重回长安，但他自己又无力回天。幸亏黄巢军中有一个叫段章的，原为司空图奴仆，营救其逃出长安，辗转回到河中王官谷。此事司空图在《段章传》一文中有关记载：“段章者，不知何许人也。咸通十年，吾中第在京，章以自餽为驭者，亦无异他佣也。夏归蒲，久之，力不足以賙给，乃谢去。广明庚子岁冬十二月，寇犯京。愚寓居崇义里（按：据《唐两京城坊考》卷二，在长安朱雀门街东第一街第一坊）。九日，自里豪杨琼所转匿常平廩下，将出，群盜继至，有拥戈拒门者，熟视良久，乃就持吾手曰：‘某段章也，系虜而来，未能自脱。然顾怀优养之仁，今乃相遇，天也。某所主张将军喜下士，且幸偕往通他，不且，仆藉于氵+弃車+辰（疑作沟辙）中矣。’愚誓以不辱。章悄然泣下，导至通衢，即别去。愚因此得自开远门宵遁，至咸阳桥。复榜者韩鈞济之，乃抵鄠县。”然后，司空图回到了虞乡家中，并带了徐浩真迹书屏，转赴王官谷别墅。《书屏记》云：“庚子岁遇乱，自虞邑居负之于王城别业。”次年的二月，卢渥也逃到中条山借住在司空图的王官别业。司空图在《唐故太子太师致仕卢公神道碑》中说：“遇大驾南幸，乃中辍人至今惜之。明年春，自都潜出，二月至中条，舍于幕吏司空图。”自此以后，司空图为农民起义的狂潮所惊骇，对唐朝振兴渐感绝望。他的《秋思》一诗大约作于次年冬天，其云：“身病时亦危，逢秋多恸哭。风波一摇荡，天地几翻覆。孤萤出荒池，落叶穿破屋。势利长草草，何人访幽独。”“风波”两句当指黄巢攻陷长安，其心情十分凄苦、感伤。然而，对时局的发展，他还是耿耿于心的。其《感时》一首从内容来看，可能写于本年。诗云：“好鸟无恶声，仁兽肯狂噬。宁教鸚鵡哑，不遣麒麟吠。人人语与默，唯观利与势。爱毀亦自遭，掩谤终失计。”其末两句很可能指卢携对田令孜姑息、迁就，后被其所谤二月罢相饮药而死之事。但在偏僻平静的中条山王官谷别墅中，生活比较安定，于他也有宽慰，隐居避世的思想就逐渐浓厚起来了。其《山中》一诗大约也写于本年，诗云：“全家与我恋孤岑，蹋得苔痕一径深。逃难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名应不朽轻仙骨，理到忘

机近佛心。昨夜前溪骤雷雨，晚晴独步数峰吟。”他并没有忘记祖辈的遗训，但是看到当时社会实在已不可救药，遂渐渐在思想上倾向于从佛老中寻求解脱。其《自诫》一诗比较明显地表现了这种思想：“我祖铭座右，嘉谋贻厥孙。勤此苟不怠，令名日可存。媒妆士所耻，慈俭道所尊。松柏岂不茂，桃李亦自繁。众人皆察察，而我独昏昏。取训于老氏，大辩欲讷言。”本来他是非常清醒的，然而由于社会的黑暗和人心的浇薄，他反而愿意“独昏昏”，学习老子的“大智若愚”。

### 三、由广明元年（880）逃归隐王官谷到龙纪元年（889）移居华阴

这将近十年时间是司空图思想比较矛盾的时期，一方面他看到时局的艰危，朝廷的腐败，对济时救世开始丧失了信心，于功名利禄也极为淡薄；另一方面则又对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人世干时做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没有完全死心。在这期间曾有三次重新当官的机会，两度应诏到长安，但都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第一次在中和二年（882），据《旧唐书》本传云：“时故相王徽亦在蒲，待图颇厚，数年徽受诏镇潞，乃表图为副使，徽不赴镇而止。”黄巢攻入长安，王徽被俘，经月余杂于商贩之中逃出长安到河中。《资治通鉴》卷255记载，中和二年十二月，“朝廷以右仆射租庸使王徽同平章事充昭义节度使（治潞州），徽以车驾播迁，中原方扰，（孟）方立专据山东邢洛磁三州，度朝廷力不能制，辞不行，请委（郑）昌图。”由于王徽不赴任，司空图的副使也就落了空。

第二次是在光启元年（885），唐僖宗自蜀返陕，次凤翔，召司空图为知制诰（有资格起草诏书等的官），三月回到长安，拜司空图为中书舍人（正五品上）。这样司空图又回到了长安。司空图的《纶阁有感》一诗当写于此时，“纶阁”指中书省，中书舍人即属中书省。其诗云：“风涛曾阻化鳞开，谁料蓬瀛路却开。欲去迟迟还自笑，狂才应不是仙才。”由此可见他有一种绝处逢生之感，对实现其济时救世之志，又充满了新的希望。然而好景不长，是年十二月曾帮助唐王朝镇压黄巢起义的沙陀贵族李克用，因为与军阀朱温争地盘，胁迫唐

王朝，兵临长安。田令孜带唐僖宗自开远门出奔凤翔，百官均不及扈从，司空图也滞留长安。光启二年（886）春正月，李克用军退还河中，上书要求诛田令孜，而田令孜乃劫持僖宗赴宝鸡。此年司空图正好五十岁，写有《五十》诗一首，其云：“闲身事少只题诗，五十今来觉陡衰。清秩偶叨非养望，丹方频试更堪疑。髭须强染三分折，弦管遥听一半悲。钱酒有巾无黍酿，负他黄菊满东篱。”这次事件使他重新萌生的希望又破灭了，他的心情显然低落了下去，归隐的念头再次开始抬头。光启三年（887）春天司空图又回到了中条山王官谷，写有《丁未（887）岁归王官谷》一诗：“家山牢落战尘西，疋马偷归路已迷。塚上卷旗人簇立，花边移寨鸟惊啼。本来薄俗轻文字，却致中原动鼓鼙。时取一壶闲日月，长歌深入武陵溪。”时李克用为河东（蒲州）节度使，朱全忠为宣武（开封）节度使，互相争战不息，所以司空图回去也不容易。这年，他在王官谷之别业写有《山居记》一文，并为其别业改题为“楳陵蹊”，又曰“楳贻”，还“刻大悲跋，新构于西北隅，其亭曰‘证因’。‘证因’之右，其亭曰‘拟纶’，志其所著也。‘拟纶’之左，其亭曰‘修史’，勖其所职也。西南之亭曰‘濯缨’，‘濯缨’之窗曰‘一鸣’，皆有所警。堂曰‘三诏之堂’，室曰‘九龠之室’。”按：图在此前曾三次被召拜为侍御史、礼部员外郎和中书舍人。‘九龠之室’是指藏道家经典之室。这些均可见他入仕与避世之矛盾心理。他在王官谷编其残缺诗文为《一鸣集》前集，并写了序，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司空表圣文集序》。其云：“知非子雅嗜奇，以为文墨之伎，不足曝其名也。盖欲揣机穷变，角功利于古豪，及遭乱窜伏，又顾无有忧天下而访于我者，曷以自见平生之志哉！因据拾诗笔，残缺亡几，乃以中条别业一鸣，以目其前集，庶警子孙耳。其述先大夫所著家牒照乘传，及补亡舅（名权，四岁能讽咏。其舅水轮陈君赋十六，著刘氏洞史三十卷）赞，祖彭城公中兴事，并愚自撰密史，皆别编次云。有唐光启三年泗水司空氏中条王官谷濯缨亭记。”他之所以号“知非子”，又名其亭云“濯缨亭”，都是有寓意的。说明他对人间是非、世道治乱早已看透了，决意超脱尘俗，隐迹山林，做一个像巢、由（巢父、许由，皆尧时隐士）、陶潜